# 詩經傳說彙纂
國風
三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〇二五 號
一〇〇 冊
二七五 函
一四 架

第
共

太政官文庫
漢書 門
一〇二五 號
函
架
一〇〇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5
冊數 100 （ 46 ）
函號 275 207

# 欽定詩經傳說彚纂卷第一

明治十年購求

國風一　孔氏穎達曰。詩國風。是大師所題也。○劉氏瑾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

【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子曰。男女相

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獘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劉氏瑾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敖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

集說 匡氏衡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鄭氏樵曰。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采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閱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

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西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武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采詩之時隨其國而繫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閒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今其詩乃皆爲豳在盤庚時商已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繫於其國云爾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即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大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王氏柏曰國風者周爲商列國之風也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也當周盛時風如二南及其衰也風如黍離何獨平王以後雅始降而爲風乎○鄧氏元錫曰周公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大師所歌列國風之次第是也其後迹熄詩亡孔子博采存者表二南爲風始其列國詩繫善敗得失之原爲典簪存亡之統足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以表裏乎春秋則今經國風之所以教也

# 周南一之一

名南說附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劉氏瑾曰。棄爲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豳。至古公又遷於岐山之下。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顏氏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司馬氏貞曰。周地本大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孔氏穎達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康成曰。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孔氏穎達曰。其餘冀青兗屬紂。是爲三分有二也。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

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王氏安石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章氏俊卿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



用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劉氏瑾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通乎

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皇輿表。屬陝西。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皇輿表。屬陝西西安府。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皇輿表。宋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宋京西路。今湖廣安陸襄陽鄖陽德安諸府。河南歸德河南

南陽汝寧諸府及汝州。宋湖北路。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岳州常德辰州諸府。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集說】馬氏融曰。二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鄭氏康成曰。周召者。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自豳始遷焉。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謂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氏穎達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孔叢子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

邑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
召分陝○文王繼父爲州伯化行乎江漢之域若
非受紂之命其化無以及之江漢之域卽梁荆二
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
二不必皆紂命也○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
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
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
之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
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作詩之處也且直言周召嫌
主美二公故竝皆云南也此詩既繫二公卽二公
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
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
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
者之風王者當作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
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爲風也逸以文王稱王則
詩當在雅鄭以此詩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也化霑一國謂
之爲風道被四方乃名爲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
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爲作風詩
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爲雅○天子之妃
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
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直以化感爲名非爲
先後之別○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
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爲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
差遠爲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爲夫
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爲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
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
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是受命之
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
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
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
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

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蘇氏轍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明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國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鄭氏樵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繫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閒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范氏處義曰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且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嘗典治南國之諸侯乎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朱子曰周南言文王閨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呂氏祖謙曰程子以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取其有承乾之義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黃氏櫄曰說詩者曰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

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耶。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耶。且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三分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眞氏德秀曰。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嚴氏粲曰。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

關關雎七余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集傳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左傳。少皞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注。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陸氏璣曰。雎鳩。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郭氏璞曰。雎鳩。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竝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鄭氏康成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

鳥雎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歐陽氏修曰毛公曰鳥摯而有別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朱子曰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別一家作猛鷙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沈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朱子曰嘗見人說淮上一般水禽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乘居謂四箇同居也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閑之意鄒氏泉曰幽有深潛不露意閑有安靜自如意言幽閑而又言貞靜蓋貞靜乃幽閑之本在內爲貞靜在外爲幽閑非有二也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而有別之物

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呂氏祖謙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大道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集說】毛氏萇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程子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此自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黃氏櫄曰。關關雎鳩。詩人之意。取其和鳴。學者以猛鷙求之。其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嚴氏粲曰。雎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以關關興之。此窈窕幽閒之善女。足以爲君子之良匹也。言大姒之賢。而文王齊家之道可見矣。○朱氏善曰。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

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黃氏佐曰。聽內治以明章婦順。內和而家理。聽外治以明章男敎。外和而國治。實自此始。此好逑之義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孔氏穎達曰。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集傳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璣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李氏樗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爲葅。 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程子曰。左右。皆隨水之貌。○嚴氏粲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潔之也。○陳氏推曰。左右。是尋此索彼之謂。故曰無方。 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毛氏萇曰。寤。覺。寐。寢也。 服。猶懷也。悠。長也。思之長也。○王氏安石曰。悠者。惟其

以得淑女爲樂。故其求之而不得。則哀思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鄭氏康成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穎達曰。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集說】程子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附錄】毛氏萇曰。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氏康成曰。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反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集傳】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禮內則芼羹注。以菜雜肉爲羹也。又雉兔皆有芼。注。雉羹兔羹皆有菜以芼之。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

皆絲屬樂之小者也。邢氏昺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段氏昌武曰。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人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友者。親愛之意也。○鄭氏康成曰。同志爲友。○呂氏祖謙曰。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鄭氏康成曰。琴瑟在堂。鐘鼓在庭。○孔氏穎達曰。臯陶謨云。琴瑟以詠。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胡氏紹曾曰。周禮有縵樂燕樂之鐘。此其燕樂與。或云琴瑟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於朝庭贄見之際。然若止以琴瑟鐘鼓爲樂。其樂易盡。樂其德之有合。則可暢於天下矣。○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程子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徐氏鳳彩曰。琴瑟。堂上之樂。與歌聲洽比者也。得相親密。故曰友。鐘鼓。堂下之樂。以始八音者也。更爲宣暢。故曰樂。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鐘鼓友樂之。假設之辭也。○蘇氏轍曰。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樂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總論** 程子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呂氏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萬化之源。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輔氏廣曰。此皆是興而兼比。首章以關雎起興。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爲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興。亦以荇菜爲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潔淨柔順。而集傳只言其不可不求者。豈非正以其潔淨柔順之故乎。○朱氏公遷曰。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當然。初無與於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矣。

##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氏穎達曰。關雎者。詩篇之名。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理以定稱。○自古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言。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論語注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者。聯字以爲言。則一字不制也。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名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爲之。其多者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多則十六以下。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頌者。太平德洽之歌。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亦殷勤而重章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或一事疊爲數章。或初同而末異。或首異而末同。或事訖而更申。或章重而事別。一章而再言。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恒式也。

【集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廣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性。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

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

輔氏廣曰。樂不淫。哀不傷。論語集注只說作詩者之性情。而此兼言后妃之性情者。蓋并首章言之也。聲氣之和。指其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饒氏魯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爲之配。二章推言未得大姒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言哀者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正。故玩其詞。可爲養心之助也。○劉氏辰翁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魯。爲夫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劉氏瑾曰。首章取興。見樂而不淫。是后妃性情之一端也。二章三章所言。一哀一樂。皆不過則。是詩人性情之全體也。蓋由后妃與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故發於詩歌。播之音樂。宜其聲氣之無不和矣。然樂者。所以節夫詩之聲。而有音律以養人耳。歌詠以養人心。舞蹈以養血脈。此樂之全體也。古樂旣亡。則此詩聲氣之和。所以樂不淫哀不傷者。固不得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詩詞之可玩。則亦尚存樂之一端。而可爲學詩之本也。

○匡衡曰。妃音配匹

之際。輔氏廣曰。妃匹猶言匹耦也。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集說** 韓氏嬰曰。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班氏固曰。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故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之理。毫釐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當時人被文王大姒德化之深。不覺形容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問曹叔遐曰。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自如此說了。

熹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黃氏櫄曰。周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曰樂曰憂曰哀。皆詩人樂之憂之哀之也。

案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乃所以理陰德。治內事。章女教。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而衆嬪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設若既得而和樂之浹如此。此其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爲風教之首也。自毛鄭而後從此說者衆。至朱子不主后妃自作。蓋因君子好逑之語。以爲非衆嬪御所可當。且專主一事。其義爲狹。論固宏遠矣。然亦未嘗以鄭氏爲非也。今以朱傳爲宗。而仍附其說於章末。俾後之學者。見自有關雎詩。以迄漢唐諸儒之論蓋如此。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集傳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孔氏穎達曰。中谷倒其言者。古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毛氏萇曰。黃鳥。搏黍也。○陸氏璣曰。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

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集說】毛氏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歐陽氏修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蘇氏轍曰。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也。○嚴氏粲曰。葛初生之時。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功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豳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貴驕之習邪。味詩人言外之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 魚廢反 是濩。胡郭反 爲絺 恥知反 爲綌。去逆反叶去略反 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

【集傳】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集說】毛氏萇曰。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陸氏佃曰。夫禮。后織玄紞。今乃親葛事。如此者。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陳氏鵬飛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陳氏傅良曰。知稼穡之勤者。飲

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嚴氏粲曰。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茍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朱氏善曰。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

集傳　賦也。言。辭也。（劉氏瑾曰。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皆語辭也。）師。女師也。（毛氏萇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孔氏穎達曰。女師。教女之師。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女已出嫁。母尚隨之。）薄。猶少也。汚。煩撋（軟平聲）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陸氏德明曰。煩撋猶挼莏也。挼莏音那梭。○王氏安石曰。治汚曰汚。）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毛氏萇曰。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孔氏穎達曰。六服。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三狄之服。刻繒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劉氏瑾曰。周禮。王后禮有六服。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汎言禮服而已。）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不得歸寧也。）○上章既成絺綌

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其燕服則污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其宜稱。○王氏質曰。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歷不可越也。○輔氏廣曰。薄污薄澣者。不爲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嚴氏粲曰。此章乃說后妃將歸寧之事。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爲之斟酌。觀此氣象。其賢可見。○朱氏善曰。師氏導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王氏質曰。處貴適谷采葛。隨時變。趣婦功。其勤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想見古風也。○許氏謙曰。此詩蓋后妃已成絺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刈濩之時。后妃已念念於此。黃鳥飛集和鳴於叢木之上。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卽刈之濩之以爲絺綌。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置。其勤儉恭敬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則

文王刑于寡妻之效。尤著於此矣。

**案** 序云。后妃之本。毛鄭諸家。皆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朱子則謂此詩是治葛成而歸寧時之作。以既爲后妃。貴而勤儉。乃見其德之厚。其義較舊說爲長。又案載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凡百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婦之禮甚

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暱也。妻將娠。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子。閨門之內。儼若嚴賓。所爲起教於微渺者。其意深矣。

##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呂氏祖謙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集說** 張氏栻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法家拂士。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輔氏廣曰。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朱氏善曰。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澣濯無斁。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叶戸郎反

集傳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音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毛氏萇曰。苓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瑺。或謂之耳瑺。幽州人謂之爵耳。○郭氏璞曰。亦名胡枲。江東呼常枲。○朱子曰。據本草。卽今蒼耳。頃。欹也。筐。竹器。毛氏萇曰。頃筐。畚屬。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姚氏舜牧曰。后妃當采卷耳時。懷望文王之歸。終莫能釋。寘。舍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康成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集說 朱氏善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寘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愴慘之懷。所以得性情之正也。○凌氏濛初曰。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總爲懷人在念。則采物都無興趣耳。意在言外。

附錄 左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毛氏萇曰。憂者之興也。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

列位。○杜氏預曰。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寘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歐陽氏修曰。后妃因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集傳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皮)不能升高之病。(許氏愼曰。隤下墜也。)姑且也。(輔氏廣曰。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託言之意。)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陸氏德明曰。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孔氏穎達曰。謂之罍者。取象雲雷。言刻畫則用木矣。)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集說 徐氏常吉曰。登高。飲酒。不過摹寫其思而不遂之情。○凌氏濛初曰。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總爲懷人在念。則登高飲酒都無趣耳。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我我使臣也。臣以役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

維以不永傷。古黃反

集傳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韓氏嬰曰。觥容五升。以兕角為爵也。

集說 毛氏萇曰。傷。思也。○鄭氏康成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朱子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集傳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孔氏穎達曰。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二傳相反。或傳寫誤也。○劉氏瑾曰。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書後出也歟。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集說 輔氏廣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責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詞。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嚴氏粲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何氏楷曰。始而懷。既而傷。終而吁。其念愈深。則其憂苦矣。

總論　黃氏佐曰。詩序云后妃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此詩以志為主。俱是託言。○錢氏天錫曰。通章都非實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采物。忽焉登高。忽焉飲酒。忽焉馬病僕痡。繚繞紛紜。卒之念息而歎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眞。而念之所設皆假。安得以不思哉所謂詩之正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輔佐君子。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歐陽氏修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義。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敞曰。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朱子曰。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汲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案　此詩之序。以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歸本於后妃之志如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宋諸儒。及朱子舊說。俱從之。至其撰集傳。則斷以為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其論固正。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理亦可通。

## 卷耳四章章四句

集傳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

歟。然不可考矣。

【集說】輔氏廣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劉氏瑾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案羑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羑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集傳】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陸氏璣曰。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孔氏穎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纍。猶繫也。陸氏德明曰。纍。纆繞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履。祿。綏。安也。嚴氏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履。○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

之矣。

【集說】楊氏時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況之。樛與性俱生。非矯揉而然。○李氏樗曰。詩序言能逮下。逮與呂刑羣后之逮在下同。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御於君。以成肅雝之治。福祿所以綏之也。○王氏質曰。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輔氏廣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爲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而事之也。

【案】鄭箋云。樂其君子。猶樂是君子。孔疏云。所以樂得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爲福祿所安也。歐陽修曰。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竝進君子。云樂只君子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蘇轍呂祖謙嚴粲輩。亦皆宗其說。以爲君子指文王。獨朱子以君子指后妃爲切實。而引小君內子之文爲證。蓋體貼詩之本文以說詩。故其義爲優爾。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集傳】興也。荒。奄（衣檢反）也。（呂氏祖謙曰。荒。芘覆也。○黃氏佐曰。葛藟之性。必出木杪。故能芘覆也。）將。猶扶助也。（孔氏穎達曰。福履將之。毛以爲福祿所大。鄭以爲福祿之所扶助。○鄒氏泉曰。掩庇之徧爲荒。將者。恩若或啓之而使開發。行若或翼之而使順適。）

【集說】汪氏應蛟曰。人之所樂。天之所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集傳　興也。縈旋成就也。○鄒氏泉曰。旋繞之周爲縈。成者。至有純全悠久之意。○顧氏起元曰。成。莫不畢言自始至終。自大至小。其福無不成就。

總論　輔氏廣曰。三章皆有淺深。其美也無夸辭。其禱也無侈說。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徐氏光啓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綏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將也。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成也。○顧氏夢麟曰。三章大旨。以稱願不已爲義。黃才伯謂稱者。稱其所已然。德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福也。

## 樛木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櫄曰。此文王雝雝在宮時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而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而此詩言其和樂。吁此文王所以聖歟。○鄧氏元錫曰。樛木。關雎之報也。后妃逮下無妒忌之心。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名祥。福履綏將且成焉。螽斯得無應乎。宜繩蟄矣。

##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集傳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毛氏萇曰。螽斯。蚣蝑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顚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朱子曰。詩中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

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朱子曰。子孫振振。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不妒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衆。則孫亦多矣。○鄭氏伯熊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張氏栻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雎鳩亦取其德之合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間。而萬物生焉。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彙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大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誰謂不倫也哉。○嚴氏粲曰。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歸其自於后妃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也。○朱氏道行曰。說螽斯。就是說后妃。重詵詵字。物羣則爭。羣集而和。乃是眞和。和者生理。亦是生氣。以是宜爾子孫。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集傳】比也。薨薨。羣飛聲。毛氏萇曰。薨薨。衆多也。○王氏安石曰。薨薨。言其飛之衆。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集傳】比也。揖揖。會聚也。（王氏安石曰。揖揖言其聚之衆。）蟄蟄。亦多意。（方氏應龍曰。振與繩易明。蟄卽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總論】呂氏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陸氏深曰。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詞氣和平。文義回互。反覆而吟詠之。則深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郝氏敬曰。於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於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胡氏紹曾曰。此詩美周家一宮雍穆耳。詩人反覆一螽。而卜世卜年。皆系於此。

螽斯三章章四句

【集說】朱子曰。不妒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卻是全體。○張氏栻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妒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黃氏櫄曰。詩人以螽斯比后妃。取其子孫衆多也。作詩序者。既曰言若螽斯。又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妒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蓋子孫衆多者。人君之福。而不妒忌者。婦人所難也。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後宮有進幸者。多加慰納。宗社以隆。故嘗謂大姒不妒忌。而周以興。思齊言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詩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皆是一意。○劉氏瑾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

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朱氏善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孫有衆多之盛。蓋正家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之分。雖不可以不嚴。然必上無嫉妒之心。則下無怨恨之意。和氣充溢。瑞慶流衍。福履之綏。子孫之衆。自有不期而然者矣。

桃之夭夭。於驕反 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

集傳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嚴氏粲曰。灼灼。鮮明貌。木少則華盛。孔氏穎達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徐氏常吉曰。桃之爲木之冬華。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爲言。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何氏休曰。婦人生以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鄭氏康成曰。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蔡氏卞曰。桃先百果而花。故從兆。其時則春而陽中也。故以紀昏姻之時正。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毛氏萇曰。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鄭氏康成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王氏志長曰。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謂夫婦也。○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以桃之夭夭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爲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張氏栻曰。此言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惟比意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者蓋多也。○輔氏廣曰。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昏姻。宜矣。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朱氏公遷曰。木少則華盛。女賢則家和。亦有相因之義。○黄氏佐曰。宜室。是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宜家。是克孝克慈。不違老幼。皆閑於婦道也。因其往嫁之賢。知其已嫁之善。夫婦相與。必有和樂而恭敬存焉。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徐氏光啓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風俗素美。閨門素飭。可望而知其爲宜家之婦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集傳** 興也。蕡。實之盛也。毛氏萇曰。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羅氏願曰。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中最多子。實之多。與其德之厚。○朱氏道行曰。凡華艷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其實。彼于歸者之有子似之。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

【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毛氏萇曰。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毛氏萇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鄭氏康成曰。家人。猶室家也。○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總論】張氏栻曰。乖爭之風。始於閨門。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呂氏祖謙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黃氏櫄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許氏謙曰。詩人見親迎者而作此詩。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暮。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室家。又胥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周南之國。無鰥獨之民焉。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妒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王氏安石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淑然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

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敎化倡於上。之子則傚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案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而致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道實相成也。

## 桃夭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陸氏深曰。桃夭之善。善時也。大抵女子之失身由於失時。一失其身。則淫蕩猜貳之情。有終其身而不自宜者矣。況能宜其室家乎。后妃內助文王。以成齊家治國之化。既無強暴侵凌以奪其守。又無凶荒札厲以奪其時。雖中人之性。皆可跂及於善道也。故因桃夭起興。而所感者深矣。○



馮氏復京曰。案朱傳宗鄭義。以桃夭爲昏姻之候。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則兩偏也。爲毛說者。以秋冬爲期。孔子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郊禖。蓋玄鳥生乳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氏之文。愚請即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仲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晚。故不禁奔者。或無夫家。則司而會之。若正爲昏姻之時。而復不禁奔。豈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意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近得其實矣。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 椓之丁丁。陟耕反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集傳 興也。肅肅。整飭貌。毛氏萇曰。肅肅敬也。○焦氏延壽曰。兔罝之容。不失其恭。○歐陽氏修曰。肅肅。嚴整貌。○輔氏廣曰。肅肅亦有嚴敬之意。罝。罟也。爾雅。兔罟謂之罝。李氏巡注。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樴謂之杙。李氏巡注。杙謂樴也。○許氏愼曰。擊樴於地中。張罝其上也。○孔氏穎達曰。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赳赳。武貌。輔氏廣曰。赳赳。是緊敏強立之義。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毛氏萇曰。干。扞也。○孔氏穎達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朱子曰。亦可。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范氏處義曰。干城言扞衛公侯。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肅肅然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難犯。移此心爲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朱子曰。聞椓杙之聲。而視其人甚勇。可爲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

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黃氏櫄曰武夫以勇力自恃風化所難至也今兔罝之人亦有至誠恭敬之心愛民忠君之德以見風化之所及人者深耳○嚴氏粲曰可為公侯之干城言勇而忠也○唐氏汝諤曰干城非止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即今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陸氏化熙曰赳赳不必謂是椎魯少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集傳 興也逵九逵之道爾雅九達謂之逵郭氏璞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劉氏瑾曰中逵謂九達之道中也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為公侯之好匹○范氏處義曰好仇為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於山間之道稍遠人跡而肅肅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為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朱子曰好仇是善匹言其才德相合處○嚴氏粲曰可謂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鄒氏泉曰九逵兔所往來之地故設罝於此好仇即元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之謂所謂聖人有作此其為聖人之耦有王者起此其為王者之佐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爾雅。野外謂之林。○許氏慎曰。平土有叢木曰林。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臣之倚用。如己腹心。○王氏安石曰。中林。人莫之聞見也。欲觀好德之實。其在於處隱乎。○范氏處義曰。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於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懈。由是知其赳赳然勇而不欺。移此心以爲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朱子曰。注云同心同德。是言其才德與己無異。○嚴氏粲曰。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智也。○李氏本曰。以守禦武夫而其德猶如是。見周南之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所爲才者皆本於德也。豈專以勇力爲武者哉。

【總論】歐陽氏修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奸民不得竊發。而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爲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蘇氏轍曰。丁丁。人所聞也。中林。聞見所不及也。而猶肅肅焉。則敬其事也至矣。○張氏栻曰。和平之風。致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呂氏祖謙曰。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也。○胡氏紹曾曰。此詩人深知公侯。又即武夫而直觀其表裏。看此氣象。眞是天地開。賢人出。且當時才力。大略可見。西伯武功。亦有可想。

【案】古者文武同揆。兵民合一。所以推干戈以屬人。而無意外之慮也。六官之長。即六軍之將。鄉遂之民。即卒伍之士。降至春秋之世。霸國之用其民也。猶曰民未知義。未安其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故衆心成城。緩急足恃。

文王教化之行。至於兔罝之野人。而足爲好仇。足爲腹心。所以以戰則克。以綏則威。而無敵於天下也。

## 兔罝三章章四句

【集說】范氏處義曰。二南爲風化之首。所謂化者。謂變易其心思。矯揉其氣習。暴者仁。薄者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風化之效。兔罝其一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棫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役。其於武事。大略可觀矣。○朱氏善曰。以武夫而才可以爲干城。德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兔罝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附錄】金氏履祥曰。案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兔罝之詩。辭意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赳赳約也。罝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約束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閎夭泰顛。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

有（叶羽已反）之。

【集傳】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韓氏嬰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於兩旁者爲瞿。○陸氏璣曰。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毛氏萇曰。采采。非一辭也。○問傳曰。有。藏也。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朱子曰。首章舉始終。後章逑次序。詩亦有此例。○輔氏廣曰。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毛氏萇曰。宜懷任焉。○陸氏璣曰。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陸氏佃曰。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輔氏廣曰。芣苢陸璣以爲治難產。而先生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集說】嚴氏粲曰。芣苢宜懷妊。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爲已所有也。○黃氏佐曰。首章方去采時事也。蓋以門庭之內。幸無係累。而機杼之外。尚有餘閒。乃相與采此芣苢。始焉昡於求也。薄言采之。既而眞於遇也。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集傳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沈氏守正曰。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之也。○徐氏鳳彩曰。掇者芣苢之子在穗。故拾其穗。捋者芣苢之用在子。故取其子。

集說　嚴氏粲曰。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已有。於是就地掇拾之。既掇拾之。又捋其子。○黃氏佐曰。此章正是采芣苢時事也。既求而得之矣。於是穗可拾也。薄言拾其穗。於是子可取也。薄言取其子。掇之捋之。兼收並蓄。殆取諸物而有餘矣。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戸結反之。

集傳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劉氏瑾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集說　黃氏佐曰。此章既采而攜以歸時事也。采之既多。非掬之所能容。以衣貯之而執其衽於手中。非手之所能執。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袺之襭之。可謂不厭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天下和平。婦人始樂有子。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此三章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明非一人而爲此六事而已。○楊氏時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則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詞也。○黃氏櫄曰。和平說者以爲天下和平。迂仲以爲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予以爲始於室家之和平。而極於天下之和平。二

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而見之○黃氏震曰芣苢諸家皆以爲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劉氏瑾曰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許氏謙曰朱子之說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蓋教化流行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莫不遂其生生之道故婦人以有子爲樂而同賦此詩也○黃氏佐曰芣苢微物也而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相與賦之家室和平之樂固溢於采物之餘而廣大自得之風自暢於行歌之外成周太和氣象不亦可想見哉此亦文王家齊國治之效○郝氏敬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託詠采芣苢詩之所以善於言也



## 芣苢三章章四句

【集說】王氏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一樂字讀之自見意思○陸氏深曰案此詩凡三章章四句四言總之爲四十八字內用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爲語助者才餘五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亦可以見和平矣○鄧氏元錫曰芣苢葛覃之感也志和而音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

不可方思。叶甫妄反

集傳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爾雅曰。小枝上繚爲喬。思語辭也。篇內同。孔氏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漢水出興元府皇輿表今陜西漢中府。嶓冢山至漢陽軍皇輿表今湖廣漢陽府。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劉氏瑾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爲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皇輿表今四川成都府灌縣。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許氏謙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謂沿泝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劉氏瑾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與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集說 鄭氏康成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惟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也江也。其欲

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喩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氏穎達曰。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程子曰。漢廣。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爲興之爲限。不可踰也。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漢之廣。不可泳以濟。江之永。不可方而渡。與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李氏樗曰。此章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作詩者。是在江漢合



流之處也。○朱子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比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黃氏櫄曰。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自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嚴氏粲曰。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凌犯之心。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謂求而不可得。非也。○朱氏善曰。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翹翹祈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

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孔氏穎達曰。薪。木稱。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言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王風鄭風竝云不流束楚是也。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毛氏萇曰。六尺以上曰馬。○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集說】鄭氏康成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



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于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歐陽氏修曰。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欣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程子曰。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蘇氏轍曰。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輔氏廣曰。悅之至。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之不敬。則便放佚矣。○何氏楷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之哉。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孔氏穎達曰。蔞。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駒。馬之小者。毛氏萇曰。五尺以上曰駒。

【集說】王氏質曰。秣馬秣駒。皆游子欲求游女之意。卒有所抑畏而止。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淸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徐氏鳳彩曰。樵薪者。卽刈蔞。猶以爲幸。與嘉會者。卽秣駒。亦以爲榮。

【總論】輔氏廣曰。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慕有不能自已之意也。○沈氏守正曰。三章章無淺深。各上四句。是欽慕其德。下四句。是沮息其干求也。



## 漢廣三章章八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漢廣詩者。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南國。六州也。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也。○鄭氏樵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朱子曰。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恁地拘不得。○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

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耳。○黃氏櫄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時。○沈氏守正曰。二南詩。當作兩項看。岐周久被文王之化。其民忘故詩多熙皞而平。桃夭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悪之風。其心悔。故詩多湔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於周南亦然。一采之都内。一得之列國故也。○王氏志長曰。案漢廣四語。意象宏遠。神理深微。商季淫風未殄。乃關雎化洽。頓令漢濱游女。覿面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推厥所自。恍見王風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眞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此其所以謂之風也。不然。游女既不可求。而見者獨流連低徊。則是篇乃後世高唐洛神一流文耳。何以爲周南乎。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反 未見君子。惄乃歴反如調張留反飢。



集傳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宋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墳。大防也。孔氏穎達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常武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孔氏穎達曰。木大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惄。飢意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調。一作輖。重也。王氏安石曰。調飢。飢而又飢。飢之甚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

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爲勞役之事。念已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集傳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孔氏穎達曰。肄。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又曰。杞。夏餘也。是肄爲復生之餘。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巳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巳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孔氏穎達曰。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既得見。知不遠棄我也。○黃氏櫄曰。李迂仲辨以爲庶人之妻。非大夫之妻。予以爲詩人之意不在此。蓋此篇之意。其所以起興者。皆在於條枚條肄之句。枝曰條。榦曰枚。旁之斬而明年復生曰肄。託此以見其行役之久也。方其夫行役之時。見其人之伐其條枚。則思念之情巳不能自巳。今又見伐其條肄矣。歷時若是之久矣。庶幾見其不遠棄我也。詩人之意。大抵如此。蓋言其歲復歲而君子行役之未歸也。意豈在於伐薪之事哉。○黃氏佐曰。别離之久。而遂契濶之約。卽是不遐棄也。

○魴符方反魚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

父母孔邇。

集傳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璣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孔氏穎達曰。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屬紂耳。○張氏栻曰。玩此詩。則民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劉氏向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

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乃作詩。○劉氏辰翁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子仕於亂世。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孔氏穎達曰。箋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於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志遠而義高。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風。見感文王之化。但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大夫猶爲殷紂所役。○李氏樗曰。文王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王氏質曰。王室在衛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以近父母爲懷。亦差慰也。此徵役渡河趣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段氏昌武曰。勞苦莫難堪於身嘗之久。而嗟恨猶深於痛定之餘。安其酷於無可奈何。而寄其心於文王。樂以忘憂也。○沈氏守正曰。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赬尾喻之。而歎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曁及。人遠而澤近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黄氏櫄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而不以一毫之僞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通金石。化豚魚。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紂之心。

○輔氏廣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辭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劉氏瑾曰。婦人之伐枚伐肄。則別其夫之久矣。惄如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 汝墳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傅良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朱氏公遷曰。漢廣變淫風。汝墳識公義。二詩見淺深之閒。○朱氏善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閒。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盡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 麟之趾。振振音眞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吁嗟麟兮。

集傳 興也。鄭氏康成曰。興者。喻公子有似於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許氏愼曰。麒。仁獸也。麐。牝麒也。趾。足也。孔氏穎達曰。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趾。

麟之 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陸氏璣曰。麟色黃。員蹄。音中鐘呂。行中規

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程子曰。麟趾有仁厚之象。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朱子曰。于嗟麟兮。指公子而言。

○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彭氏執中曰。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集說　蘇氏轍曰。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矣。公子之賢。非其身爲之。父母所以資之者遠矣。○輔氏廣曰。振振。毛傳以爲信厚。然詩内初無信意。故先生從程氏以爲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之意也。文王身修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嚴氏粲曰。于嗟麟兮。指公子。猶楚狂接輿稱仲尼曰鳳兮也。○瞿氏景淳曰。詩只以麟之趾興公之子。其文王后妃仁厚。是高一層意。

○麟之定。都佞反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集傳　興也。定。額也。孔氏穎達曰。定或作顛。釋畜云。的顙曰顛。顛亦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嚴氏粲曰。有定者宜抵。惟麟不然。是其仁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王氏志長曰。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朱氏謀㙔曰。麟神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集傳】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毛氏萇曰。麟角所以表其德也。○鄭氏康成曰。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何氏休曰。麟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注。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劉氏瑾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姚氏舜牧曰。公族。子孫之蕃衍成族者。始公子。次公孫。次公族。即後世所謂子孫賢族將大之意。

【總論】朱子曰。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又便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輔氏廣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謝氏枋得曰。麟一身之間皆仁。曰趾曰定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朱氏善曰。此詩見麟性之仁者。其體雖不一。而固無一體之不仁。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擬諸物。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

【集傳】孔氏穎達曰古者太平之時以麟爲瑞文王關雎之化能使宗族振振然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似古致麟之時

【集說】犬師編之以象應序者述以示法○張氏栻曰麟出於上古蓋極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極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爲是乃麟也周取之以爲關雎之應也○嚴氏粲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則他人可知○熊氏朋來曰麟以興西伯非公子也文王時爲西伯其子稱公子于嗟之歎詩人歎西伯有子知武王周公之將有爲矣○郝氏敬曰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集傳】案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

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集說 朱氏善曰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道本之乎天子達之乎諸侯表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



#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是時王道明盛國不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黃氏佐曰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蓋周南詩皆醇正體裁畢備此周道之所以成正雅之所由作也故孔子歎之○鄧氏元錫曰王業基於岐周王化起於閨門化行而南故首周南昔者文王愼明德穆雍以刑厥家后妃配之求賢善成孝敬美德義以明章坤順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其言不出於閨門而其究以宣教輔化順性命之理名天地之和豈非盛哉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